



父亲的摊儿

◎俞亚素

父亲又来我和女儿桐桐上班上学的小区摆摊了，出售一些绿色农产品，顺便也带给我各种新鲜的瓜果蔬菜。

父亲是从百里之外的乡下来的。除了赚点小钱，更是为了来看看我和外孙女桐桐。他把农产品分成了三等，最好的送给我，最差的留他自己和母亲吃，中等的才摆出来卖。

父亲摆的是流动摊，菜场东边卖了一会儿，生意清淡了就转到西边。等我领着桐桐找到他时，他正蹲在一个橘色的大垃圾桶旁边发呆，土豆没剩下几斤了，乌笋还有三小捆。我赶紧停住脚步，扭过身，轻轻地抹了一下潮湿的眼睛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才欢快地奔向他：阿爹！

父亲立刻站了起来，高兴地呵呵着。他拉着桐桐的手一连问着饿不饿，饿不饿。然后从裤腰里面摸出一个钱袋子-----母亲用破布缝制的小袋子，抽出一张十元钱给桐桐，要她去买吃的。我阻止了他，一来为他赚点钱不容易，二来也不想让女儿去买点心吃，因为我早已为她准备了一盒营养丰富的水果。我对父亲说，你才赚了多少啊。父亲兴奋地说，今天生意挺好的，卖了两百多元呢！桐桐，乖，自己去买，外公请客。

桐桐还算懂事，在小菜场入口处买了一小袋米馒头，自己拿了两个，然后递给外公吃。父亲也欢欢喜喜地接过了。

我说，阿爹，今天就去我们家吧。

父亲摇摇头，你阿姆在家等着我呢。等下次空点，我和你阿姆一起来你家好了。

我知道，现在的父亲母亲就像一对新婚燕尔的小青年，彼此黏糊着呢。平时，不管去女儿家还是走亲戚，总喜欢在一起。少年夫妻老来伴，我真心替他们俩高兴。

考虑到桐桐要做回家作业，我不好在父亲的摊前多逗留，于是，只得依依不舍地跟他告别。

父亲却弃了摊子不顾，执意要陪我们到公交车站。一如当年，我去宁波读大学，他每次都要抢过我的行李，用三轮车载着我送到镇上的车站。车子来了，我向父亲挥手道别。我故意不再回头。可是等车子开出几十米即将转弯时，我还是忍不住往车站瞄了一眼，居然看见父亲还站在原地。顿时，刚才憋回去的眼泪又涌了上来。

父亲是个农民，闲时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。年轻时，父亲也曾挑着担子穿街走巷。后来，他开过店，卖过棕绷床；设过摊，卖过水果、海鲜和小百货日用品。直到六十岁那年生日，我们姐妹仨执意要他歇下来，并威胁他如果再出去做生意，我们就不理他，他这才同意。

父亲很爱我，近乎溺爱。我也深爱父亲。但是在少年的某个时期，我却曾经很瞧不起他。我觉得，他天天只知道与钱打交道，与各种妇人讨价还价、斤斤计较，实在俗不可耐。我梦想中的父亲应该是清俊的，儒雅的。为此，我总是避开他的摊位。下雨天，我也拒绝他再到学校送伞。我不想让他的俗玷污了我这个读书人的雅。即使，那时我读了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为人家的父亲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对自己的父亲却还是没有多少深厚的感情。

直到，直到二十三岁那年，我因高烧一直昏迷不醒。睁开眼时，第一眼看见的是一脸泪水的父亲。听母亲说，如果我永远不再醒来，父亲已经为他自己准备好了一瓶农药。我的心颤抖了。直到，直到我结婚离开家的那一天，父亲拉着我的手，竟然呜呜地哭出声。我的心颤抖了。

是的，我的父亲很普通，他不能给我安排一个轻松舒适的工作，也不能送我一座豪华的别墅或者一辆名贵的轿车。可是，他却给了我一份比天空更广阔比海洋更深沉的爱。

◎叶蓉

有一次，小朋友没有交作业，知道以后怒不可遏，下班回家气势汹汹地责问他，劈头盖脸一顿骂完，还觉得不解气，想想孩子怎么能够这么顽劣，小小年纪就开始不写作业。他呜呜呜地哭了很久，抬起头来抽抽噎噎地举着本子说：妈妈，我做了的，我真的是忘带了。后来仔细想想，好像这才是事情的真相，可是为什么我第一时间就认定了他没有做作业，大概是因为我遇到过太多喊着忘记带其实没有做的学生。

王小波在《黄金时代》的开始讲了一个叫陈清扬的人，人家都说她是破鞋，她觉得很愤怒，因为她的男人虽然进了监狱一年多，可是她并没有偷汉。主人公告诉她，之所以人们认为你是破鞋，是因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，就该面色黝黑，乳房下垂，而她面容白净，前凸后翘，所以大家都一致认定她偷了汉。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她是否偷汉再决定要不要管她叫破鞋，她倒有义务向别人证明自己其实并没有偷汉。

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我们有时判断一个人，标准是世俗的偏见。出狱的犯人脸上海远刻着犯罪两个字，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，老布最后无法活在外面自由的世界，选择自杀，他的自杀里，也有别人歧视目光的一把刀。对这些人来说，人家已经把黑暗的标签牢牢地贴在了他们的额头上。古代流行给犯人黥面，施加于身体明显部位，无法掩饰，比起发配边疆做苦役，这是更重的刑罚，它跟随你一辈子，到处告诉别人你再也不可能悔改。你应该是这样的人，你就一定是这样的人，万一不是，你得想尽一切办法证明自己不是，而别人给你下定义，只需要三秒钟。

更可怕的是，这样的事多了，就成了不成文的习惯，它变得很合理，仿佛天生就如此。我们怀疑偷钱的总是家里最穷的人，出轨的总是看起来风骚的人，脏兮兮的民工看起来就很危险？所有偏见，都叫我们不负责任地丢掉了自己思维的过程，盲目追随了他人的愚昧。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双眼睛，是要我们自己去看看这个世界的黑白，即使是黑乎乎的乌骨鸡，里面的肉也是白色。看清楚，才是公道。

杨梅的酸甜记忆

◎毛君浩

随着江南梅雨季节的临近，一年一度的杨梅时节快到了。杨梅的味道有点酸，但回味着却是甜甜的。

每年的这个季节，我总会自然而然地回想起30多年前关于杨梅的故事。那一年，我母亲为了省钱还债舍不得给我和妹妹买一颗杨梅来吃。现在想想有点不可思议，但事实就是如此，母亲用她的智慧不仅省下了钱，而且不伤害我们的心，还一直影响着养成勤俭持家的习惯。

我出生在农村，那时物资匮乏，村里偶有挑箩夹担的生意人来吆喝买卖。一天，我和妹妹在外面听到有人喊“卖杨梅啰！”一听到杨梅，嘴馋得直吞咽口水。于是马上跑回家喊妈妈去买杨梅。妈妈不紧不慢地听我说完后，很爽快地答应我们等她把手头上的一点活干完立刻就去买。过了一会儿，在我们的催促下，她佯装干好活故作着急的样子，牵上妹妹的手，说：“你带路，我们这就去买杨梅！”一路上，我甬提有多高兴，想象着马上可以吃上杨梅了，一边指着刚才卖杨梅人路过的方向，一边蹦蹦跳跳地在前面带路。可是，等我们走到那条弄堂时已不见卖杨梅人的踪影。其实我母亲心里是最有数了，她早就估算着生意人已经离开村庄。看到我们失望的样子，妈妈就安慰我们：“卖杨梅人已经走

◎江泽涵

我常去小区后的那个村子散步，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半百老先生。他曾和我闲话起他的家史：据记，已传两百多年，十三代人，没出过大人；枝不繁，叶不茂，族亲间除年节、婚丧、寿诞，没别的往来；麻烦从没断过，特别在非常时期，全赖祖宗积德，总得人相助，大多有惊无险，更有度过困难之后，才被告知原来有这么个麻烦。所以几代人大钱没有，小钱有，日子都过得滋润。

这些贵人是些什么人？是曾受惠于老先生家的人及他们后人。想起清代状元姚农的一句话：“世上几百年旧家，无非积德。”说得真好，毫无头巾气，且韵味十足。

老先生这一脉又做了些什么善事呢？他说，第一，绝不干损人之事；第二，常行举手之劳；第三，多做雪中送炭之人。

守好本分就算积德，原是再也容易不过的事。可惜被“人不为己”驱使着干尽作践子孙的勾当。人家发起狠来，不仅要治你，还会牵累你后代，以致几代子孙蒙难寡助，没有出头日。大部分“帮人”不会伤及财力、人力，但举手之劳亦是劳，且付

了，他下次还会来的，我们下次再买吧。回家妈妈给你们炒年糕干吃。”没办法，也只能如此了。

过了几天，又有卖杨梅人来了。这次我也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一口气跑回家，并催拉妈妈马上出门去买，否则卖杨梅人又要走掉了。妈妈果真放下手里的活很快跟着我走出来了。可是走到半路，妈妈突然说：“哎呀，刚才出门太着急，忘记带钱了。你在这等妈妈，妈妈回家拿钱。”我焦急地等着妈妈，左等右等，没见妈妈来，又跑回家。母亲看到我跑回去，她加快了脚步，可我还是催着妈妈快点，最好能立刻出现在卖杨梅人面前。可是事情的结果，我不说你们也能猜到，卖杨梅人还是没看到，我们依然没买到杨梅吃。

因为杨梅时节短，那年也没再见到卖杨梅人，我们也就没吃到一颗杨梅。等我们长大后，有一年一家人聚在一起聊天时，母亲笑着又含着一一点泪水说给我们听这件事。妈妈说，那年刚造了新房子，欠了些债，实在舍不得买杨梅给你们吃。如今，生活条件好了，连我和你爸爸两农民都有养老金了，舍得天天吃苹果了，这日子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。

是啊，如今的生活与过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。但我们在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不要忘了曾经的苦日子，就如同我们在享受着杨梅的美味时不要忘了杨梅曾经是酸的，酸过之后的甜才会更珍惜。

出后，又想有回报。这就成了交易，一清百了。锦上添花谁不能，难得是饥时一碗饭。见人家突然落魄了，便要断绝往来，甚至落井下石。比如借钱，明明有颇多闲置储蓄，几千的救命钱也不肯，心想我要借了他，他还还得出？更有理直气壮的：我的钱凭什么借给他？老先生也说了自家的借钱事，在亲友最缺钱时，如果那人有品，有信誉，他们会悄悄送去，借期久点没关系，一旦借了人家，从不去逼债。

良言是别人的，善行是人家的。我拿来学习。当然，我家也立有一项积口德的规矩。

妈妈这一生没说过刻薄话，特别和钱挂钩的冷嘲热讽的话绝对不说。有些人手头稍有几个钱就不得了了，动辄摆一副“我在上”的样子，言语间弄得人尴尬。她告诫我一定要以礼待人，以诚待人。尊敬人也是一种善德。落魄时候，记得尊敬自己；得意时候，也不忘尊敬别人。因为人生是起起落落，家族走势也是这样。

一个家族得以百年长存，千年延续，不在人丁兴旺，家财万贯，而在广结善缘。积德是为善果，意图虽功利化，倘能一辈子恪守，任谁都会竖起拇指来。

偏见



叶有所思

总第 6117 期 配图 张海华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

